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地方性知识

霍香结◎著



地方性知识

霍香结◎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性知识/霍香结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1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7-5104-1357-5

I. ①地… II. ①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4098号

地方性知识

策 划: 亚伯拉罕·蝼冢

作 者: 霍香结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犀牛工作室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5.625

版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357-5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说 明

本书参引除本人田野考察所得之外，使用到的第一手资料一部分是由我的爷爷李维先生（1919—）提供的；一部分是费铭德（17世纪）留下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的同学兼合作者谢秉勋提供的，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一同发表。在此，感谢之言已无足轻重。谨以此书献给他们和我生活过的地方，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凡 例

汤错^①，以及他的象征群众
在开始描述汤错之前我们确定本书的几条原理，
后文是在此基础上螺旋展开的

第一条

1. 汤错是一个词。

第二条

- 2.1 然后才是一个概念实体。
- 2.2 这个实体有它应有的意识活动，语言，以及肉身。

第三条

- 3.1 泯灭掉人，人性的，太人性的；
 - 3.1.1 物，物性，才是我们叙述的主体。
 - 3.2 从物性出发，对感官触及到的感性史进行还原。

第四条

- 4.1 适当的避免某种泛滥。
- 4.2 写作者并非要神化，或上升他的写作对象，相反，他是在模仿对上苍秩序的忠实性中逐渐坠落和浊化的。

第五条

5. 它渗透在一切关系之中。

① 汤错即铜座，汤错语。在本书中，两种叫法混合使用。

第六条

6. 写一本物性的或者说重建想象的小说将会是什么样子？

第七条

7. 本书将没有情节，也没有故事。

第八条

8. 叙述者是李氏假设，即我本人。

第九条

9. 宗旨只有一个：

9.1 一个词的肉身化过程是不是我看到的樣子？

9.1.1 或者说，大地的肉身意识。

9.1.1.1 我相信，这一点广泛的解释了这个概念实体。

目 录

凡例	1
卷一 疆域	1
卷二 语言	36
卷三 风俗研究	134
卷四 虞衡志	233
卷五 列传	325
卷六 艺文志（一）	364
卷七 艺文志（二）	434
后记	481

卷一

汤 错

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

“我把那些不是由人组成而在感觉上仍然是群众的集体单位，称作群众象征。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就是这类单位。这类现象的每一种自身都包含着群众的一些基本属性。虽然它们不是由人组成，但是在神话、梦、语言和歌谣中都象征地代表群众。

“把这些象征同群众结晶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是适当的。群众结晶表现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其明显的特点是一致性和统一性。它们在人们的想象和经验中是统一体，但始终由真正活动的人组成，例如士兵、僧侣、乐队组成，相反，群众象征本身决不是人并且只是在人的感觉上是群众。”^①

——埃利亚斯·卡内提

我打算放弃以人为中心，再来谈论本书的主体——汤错，以及他的象征群众，这是以物和他的核心命名的。汤错

^① 《群众与权力》（1960），〔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刘敏，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是中国南部一个山村的名字，中国最小的自然行政单位，本书的真正主体。实质上，情况比这要严峻，自古以来在中国，山村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单位。它只是一个自然群落的族群存在象征。卡内提把由人组成的群体称之为群众结晶，把物构成的群体称之为群众象征。在这里，我们作了重新命名，我们恰恰是以物作为主人公出现的，所以把河流、山脉、植物、季候等称之为汤错的结晶群众，而不是群众象征。群众结晶原本指人的族群，现在，它们是象征群众，隐没和依附在结晶群体之上。结晶群众呈现出来的永恒性质比人群要坚强得多。他们的变更和迁徙需要更为强大的自然力的参与。我们探讨的存在于1524~1540年间的那些“结晶群众”在今天早已荡然无存（参中国村庄史），而我们的“象征群众”依然还在，并且将长久的存在下去。这种自然力应当使依附其上的人族产生敬畏。如果不是以人作为出发点，那么象征群众就不是在人的感觉上是群众的问题了，而是，他们实际上就是结晶群众。但是，也意味着我们会放弃人类，它们以集团心理隐蔽地流淌着，在物性之中。表现为语言、文字、图腾、禁忌、习俗等，这种存在比肉身更为持久和具有连续性。

从写作和工作的方法上，我还没有汤错的地质工作者那样细心周密，他们工作过的每一个山头、坡面、水沟都将进行勘测，绘图。每一个靶片都有地图和数据呈示出来。而写作显然没有这种严谨的梳理。

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在这个周期内他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即我写下的这些，那么可以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结果。比如，甲人。甲人是我设置的人物，这个人物有完整的人生周期。他身边的一切就是这部书。人生周期——可是作为我，还没有活到那么大，甲人在和我遭遇的时候，他已经六十

岁。我呢，三十岁。我所写下的就是他的讲述。这里有一个空间了。那么，我们之间的隔阂可以取消了吗？这个想法可以避免很多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转述。转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足够的真实性呢？显然，将我转化为聆听者更容易让读者进入阅读。那么，这个讲述者该是谁呢？我如何寻找到这个适度的合适的讲述者？

第一开头

首先是山。正如布罗代尔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①。在这里，我们首先没有说山，而山应该是首先的。在众多感觉中，山首先出现在我们的视觉象征体系中。这是一个海拔大约在1400米以上的村庄，村庄的周围被连绵不绝的山脉包围着。（叶3）^②我被这里的高度吸引着，然后开始了对山的判断。这个高度是估算，由广州一路北上的猜测。河流的变细使我感觉到这里快到源头了，因此，这里也可能是南部中国最高的山脉之一。都庞岭，越城岭，一南一北，两条大的山脉。这条河直接流经梧州，汇往珠江——南部中国最大的河流。村庄位于越城岭山脉众山之中，对望都庞岭。这里离中国南部最高山峰猫儿山还有一大天的路程，我从来没有爬上去过。采药的人说山上长满了珍奇般的草药，还有一处古代遗址。在那篇被平托和果阿神学院删减过的《关于中国事物的报道》中费铭德神父曾提过，还有一些人家住得稍微偏远一点，不过，也能看到，看起来他们像

① 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② 这里援引的都是托梅·皮雷斯《一份十六世纪葡萄牙传教士手稿——关于中国事物的报道》（以下简称报道）中的原文，见本书卷六，文段末尾有标号，下文各处引用都是如此。这篇报道是研究十六世纪汤错的主要文献。

在山上，屋脊碰到白云了，河谷的人称他们为山里人（叶8）。山脉具有永恒象征和整体不变性。他们的改变是几万年，几百万千年的时间，非人类所能为。

第二开头

我必须承认汤错（daŋ¹³ tsho²¹³）是一个模糊的实体，我既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年表，也不能在时间的度上分得更加清晰，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实体（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忽视，这种忽视是广袤的），我只能从更加模糊但又是整体的一些东西来实证它内在的一些稳态的演变，比如集团心理、语言的变迁、地貌的改变，以及那些象征群众。“这里一穷二白，默默无闻，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文化象征的实物，只有一些农民。”（谢）我和我的合作者，以及前辈走入的正是这样一个越城岭山脉西麓山谷中的村落。我之所以最终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我的写作对象，绝对不是因为它的穷白，也不是它蕴藏宏富的“默默无闻”，而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是存在都会有它自己的历史，它同样经历时间和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切。只要有心打理，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性形象。而且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带着曙色黎明的形象正在我的眼前冉冉升起。

它位于越城岭山脉东端条状山脊中，是桂北边缘的一个角落，离城区辐射距离约一百五十公里，当地人使用汤错语、新方话，以及一种他们自己称作普通话的方言。精通本地语的人也只有本地村民和周边界线上的邻村人，它由等语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语言学上的孤岛。从山脉中积蓄下来的两条小溪在村子中央璧合为一，它没有名字，我在负责汤错靶片的地质工作者的地图上看到，他们自主地把这条河命名为了马尾河，实际上是北边的那条汉江，因为那里有一处矿

苗。我们沿用了这个并不为本地人所知的名字，这些地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禁，他们五十年代来过这里工作，绘制了地图（可以称作军事用途的，汤错没有被漏掉，试想其他地方也断然没有漏掉的可能），据他们说，靶片是终生负责制的，现在又来他们的靶片上进行第二次测绘工作。最早对这个越城岭山脉中的小山村的的文化内容投以考古的则是李维，当然还有植物学家来过这里，那是1959年。李维在解放初期到这一带作伶人社会历史调查时在这个山村逗留过，除了完成他的本职工作而外，他具有一个民族志工作者的优秀素质，对汤错的历史予以过精心的考究，自今天看来，他完全是出于对自己职业病态的癖好，而对如此琐屑的乡村知识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了。“西延伶人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资料收入1987年出版的《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汤错的资料并没有出版，这和大多数其他民族志工作者遇到的情形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偶然介入的，这个人就是来自里斯本附近的阿尔科切特人——费铭德神甫，李维的资料中尚未提及这个人，可见，当时他还无从知晓费铭德神甫与汤错的关系，或者当时并不允许他有更多的关注这方面事情的机会。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得知，十六世纪中早期的某个时候，费铭德神甫和他的仆人从广州的大牢里释放出来之后，由珠江北上到苍梧，由漓水抵达岭西城（桂林），再进入灵渠，然后悄然消逝在越城岭山脉中的某个村落。这个村落就是汤错，准确说是汤错的B圈，新方话族群居住的地方。

由市区径直往北去，山势慢慢抬高……



“有什么理由说语言即存在？”

“那是人家的问题。后现代哲学的解构和消解实则是针

对逻辑专制和理性主义传统而言的，它是解构和消解的主要对象，目的也是为了释放被逻辑遮蔽，虚掩的全部。最后无一避免的都走到了语言。语言就是我们的存在，它不能被逻辑套死在日常之外。

“而对我而言，从曾经的话语习惯中释放出来，是现在要做的。

“我们的话语习惯就是政治修辞，没有逻辑思维的我们的语言沾染上了这种病毒，这个病毒就是现在要进入且要消毒的。我们的后现代哲学文化观并不是西方式的去反对逻辑专政，反对反思，而是要反对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暴力。”

“我明白。这里强调政治和强调这种语言中的诗学是同等重要的。”

“我想，在对语言的清理中——基本上是考古工作，多种方言的交叉对质中，修复这门语言的形上部分，修复语言的肉身。当然，还牵涉到语言中的人质这个问题，尤其是人的认知和思维状况。”

“你这样的想法，出发点可能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般预设。”

“一般预设会阻碍看事物的方式，我深深的感觉到了这一点。我原本的地方性知识预备不够是一个原因；我不能很快抛弃仅有的地方性知识又是另一个。这是多么的矛盾。

“我希望把任何有漏洞的地方堵上。我正在做着求证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我十分乐意的结果。只是呈现便很好。而且抓住汤错，牢牢地抓住汤错。所有趋向结论的话语要变成发现的惊喜。或者纯然的表述本身。想从汤错来看整个中国文化的出发点是不对的。现在的想法是，从汤错来看汤错。从汤错到汤错。呈现汤错。在文化的立场上，我们要扬弃什么？我只是呈现，只要有的，我都认为它应该存在。我并不

需要去哀叹其流逝，也无需赞美它进步。它就是存在。”

“存在也有低级和庸俗的一面，你还是要和你的写作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是这样。对于汤错，我在来来去去之间。不过，我现在发现自己还是回来了。不是因为别的，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理由。地球是圆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可以踩到大地，也可以看到天空。”

“对的，所以，根本不存在强调，也不存在偏僻。每个人想要寻找的理想的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岛屿已经不存在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假设某人一出生——就被抛弃到了一个没有干扰的岛屿，然后长大，发现世界的真理。这怎么可能呢。”

“对啊，地方性知识是一种长期积累。在这种积累当中，有的被剔除了，有的保留了下来。对于剔除掉的那部分有的可以复活，有的当真死去。时间也跟我们开玩笑。集中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看社会属性的方式根本不适合一种追究人性根源的写作。”

“其实这也是年鉴学派，微观史学，以及国内某些在国外发家的人类学派暴露出来的薄弱之处，不过，那不能看作艺术作品。这立场很重要。”

“我们不喜欢那么理性的对待物。更多的强调心态积累的结果。强调‘合一’的过程所获得的心境。当然，这里要区分，精英分子和乡野之民所具有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明显的。乡野这边根本的，也就是往那个方向靠拢，但极少数也安于处下。在世俗的情境当中，合‘理’，获得生存权利的优越感一直是他们认为的自我超越。目前，物质的极大丰富的确俘虏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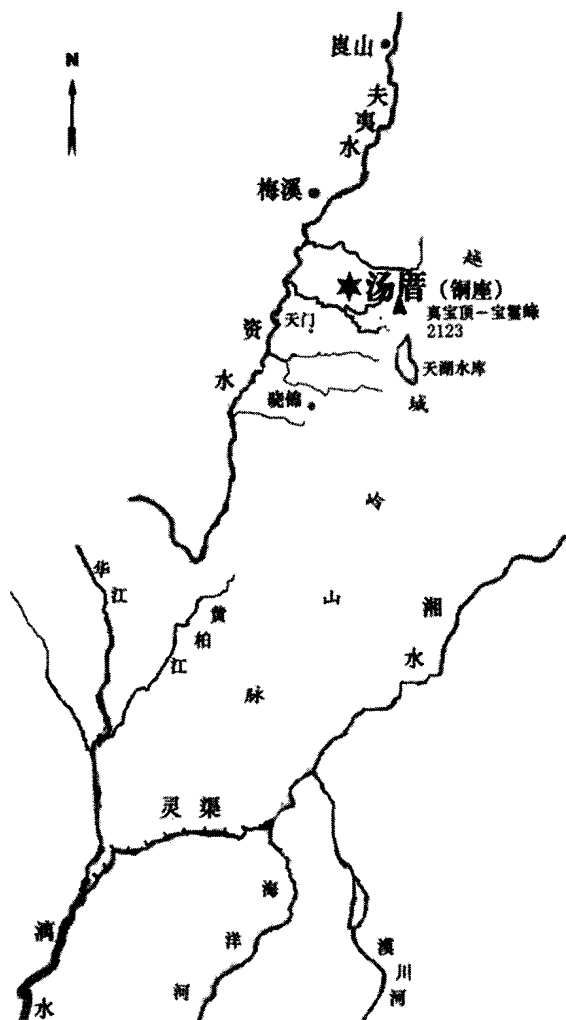
“很可恶的是，把物，物质，财富这些概念混用的人。”

就如本雅明的风物，街垒研究，那还不是物。物是终极的。这个时代还根本没有物可言。更没有物的概念。不过，我们也不那么肯定以前是否就曾经有过。我们仍然在幻想一个全部人类精英集结的古代，或者把全部精英压缩出来的一个时代，部族，我们把这称之为民族，民族性。这个是我们幻想出来的。”

“这是难免的。这种幻想是否就是一种真实性？它具有殖繁心灵的作用？”最后谢秉勋问。



我们越来越靠近越城岭山脉的龙脊，从一个坳口翻过山脊，到了山的这面。这里有一条路和灵渠相往来。当年，费铭德神甫和他的仆人是不是从这里进入汤错的尚需详考。他们从灵渠上岸之后，很可能从南往北走的是山路。灵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修建这一伟大构筑的命令颁布者秦始皇，它构成帝国以及往他的道路的一部分，“秦始皇突破去越南的关隘灵渠就在这个位置的咽喉上”（谢）。路随河道，进入资水河谷地带，沿着这条走廊，一直到梅溪咸水口，离楚国的边境就已经近在咫尺了，资水进入崑山之后谓之夫夷水，我们已经驶入一条关于文化的泛边界的边缘。我们将在此掉头，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山，过咸水口大桥，重新对准越城岭山脉，这一路上都是递增的地势。从河床开始到汤错的最高山峰真宝顶的海拔落差有一千八百多米。汤错 A 圈，B 圈，C 圈就位于这个垂直落差范畴之内。它由众多的溪流，少量的大山，高山草甸和原始森林构成。山脉形成于加里东运动晚期，内裹的主要是花岗岩，黄壤和黑壤是山体表面即农田和畚的主要泥土层，以及水稻土母质，B 圈则有大量松软潮湿的灰色森林土。



越城岭山脉

该大陆的地理志上如是描述：

“岭南与岭北的水热状况有一定的差异，但北方的寒潮可以通过南岭山地的低谷和垭口进入岭南，因此岭南地区的冬天时有寒潮入侵。南岭的降雨量丰富，春天及夏初静止锋

驻留于此有时长达两个月之久，阴雨连绵；夏秋之交台风雨较多，冬季则主要下的是锋面雨。南岭地区的季节降雨相对较均匀，发源于此的河流主要有湘江、漓江，资江等。”

真宝顶是越城岭山脉东段的稍尾，候鸟南北迁徙的时候不能不翻越这座中国南部的高峰。汤错位于其西麓山谷中，河流交叉处海拔 750，和真宝顶 2123 米的高度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这座山峰就在他们眼前，不管看不看得见它，它都存在于汤错人的心目中。

越城岭山脉北去是楚文化蕴育的地方，南去是岭南文化覆盖的地方，这条山脉便成为一条文化分水岭，汤错的内部语言结构也辩然体现着这一点，说汤错话的族群居住在河谷地带，说新方话的族群居住在山上。山脉也是岭南岭北的地理分界线，对气流的运行有一定的影响。

咸水口是汤错的一个出口，枯水的资江河床上暴突着暗紫而又踟蹰不前的阵石，现在，它显得很平静，但这个口却是一个军事要塞。棒棒会战败之前曾于此与清军展开鏖战。白崇禧的桂系主力从衡宝战役上撤退下来的时候，这条线路是东安而外回撤入桂的第二条道路。“在玉宪的想象中，这还是他中华联邦国的纵深防线领地之一。”（谢，另见卷五）

我们还看到一条植物的地理路线，它就在眼前——河道两岸生长着的那些枫杨竟然不是孤立现象。



向导谢是我地高时候的同学，在本省的民族大学念书，毕业后，一边在七星岩菜市场作监工，一边为伟大的汉语寻找和谐的音律节奏周期，以期挽回诗人在这个时代缺失的荣誉。他是在汤错出生长大的，他比我更熟悉汤错的各个部位；他在城里生活久了，开始对他的村庄意识有一定的反省，陷在巨大的自责当中，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某种